

The book cover features a dark, atmospheric background. In the upper left, a large, detailed image of a violin is visible. In the upper right, a silhouette of a person stands in a brightly lit arched doorway. The title 'Violin' is written in a large, light-colored serif font, with the Chinese title '小提琴' in a bold, white sans-serif font below it. The author's name and translator's names are printed in smaller white text. The bottom half of the cover is dominated by a close-up of a woman's face with dark hair and red lipstick. A red rectangular sticker is on the bottom left.

# Violin 小提琴

当代外国流行小说名篇丛书

[美国]安妮·赖斯 著 卢明君 朱 军 白立平 译

I 712.45  
L032



# 小提琴

**VIOLIN**

[美国] 安妮·赖斯 著 卢明君 朱 军 白立平 译



译林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小提琴／(美)赖斯(Rice, A.)著;卢明君等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1999.12  
(当代外国流行小说名篇丛书)  
书名原文:Violin  
ISBN 7-80567-975-4

I. 小… II. ①赖… ②卢…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35050 号

Copyright © 1997 by Anne Rice.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with Janklow & Nesbit Associates through  
Arts & Licensing International, Inc.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 1999 by Yilin Press.

登记号 图字:10-1998-87

书 名 小提琴  
作 者 [美国]安妮·赖斯  
译 者 卢明君 朱 军 白立平  
责任编辑 韩长虹  
原文出版 Alfred A. Knopf, Inc., 1997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E-mail yilin@public1.ptt.js.cn  
W W W http://www.yilin.com  
地 址 南京中央路 165 号(邮编 210009)  
照 排 南京大学双语词典研究中心电脑室  
印 刷 扬中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1.125  
插 页 2  
字 数 274 千  
版 次 1999 年 12 月第 1 版 199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567-975-4/I·611  
定 价 15.2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 序 言

卢明君

继畅销小说《夜访吸血鬼》之后，享有“超灵王后”之誉的美国女作家安妮·赖斯又推出最新卖座小说《小提琴》。此书首版为四十万册，仅九月份一个月的销售量就达到了七十五万册，被美国的《出版者周刊》列为九七年度的最佳畅销书之一。

故事开始时小说的女主人公，五十四岁的特里阿娜·贝克尔，厮守着后夫卡尔的尸体，在新奥尔良一座陈旧的大宅子里呆了两天。丈夫的死使特里阿娜悲痛欲绝，几近疯狂。更令人难以忍受的是，就在她被痛苦浸没的那个时刻，那些不堪回首的辛酸往事又一并涌上心头，如鬼魅般撞击、胁迫、侵蚀着她的神志。很久以前母亲因酗酒过度而丧命，父亲久病缠身，最后也因不堪折磨撒手而去。特里阿娜和前夫列夫生的女儿莉莉小小年纪便身染绝症，年仅五岁就匆匆谢世。特里阿娜把这一切都归咎于自己，以为自己是酿就所有这些悲剧的罪魁祸首。她甚至认为，是她自己亲手把列夫推进另一个女人的怀抱，从而埋葬了他们之间幸福的婚姻生活；又是由于自己的无能，感染艾滋病毒的后夫才会那么快地离她而去。就在特里阿娜肝肠寸断、伤心欲绝地沉浸在悔恨与痛苦中时，斯蒂芬，一个俄国贵族的鬼魂，带着他那神奇的斯特拉迪瓦里小提琴，来到特里阿娜的窗前，不停地弹奏着他那魔力纵横、异乎寻常的音乐。被蛊惑、被牵引、被震撼、被打动的特里阿娜听得如痴如醉，不由自主地感应着、呼唤着、期盼着那非凡的乐声。深深地陶醉在小提琴声中的特里阿娜还不由得浮想联翩：她梦见一片

汹涌澎湃、欢腾雀跃、极富人性的蔚蓝色大海，可大海上有鬼魅般的人影在狂舞；梦见自己已功成名就，捧着一大束玫瑰花站在高高的窗户边，向下面那一大群崇拜者挥手致意，飞吻不止——可就在她洋洋得意地沉醉在成功的喜悦中时，梦幻又带她来到另一个地方：坟墓。她梦见一个巨大的坟墓，里面长眠着她所有的已逝的亲人——斯蒂芬用那种奇特的乐声营造出一个可怕的梦境，诱惑着特里阿娜，通过挖掘她灵魂深处最为阴暗丑陋的一隅来加深她的痛苦，逼她发疯，以达到通过主宰并控制她活泼的生命来发泄自己音乐欲望的目的。特里阿娜窥破了斯蒂芬的卑鄙伎俩，她奋起抗争，不仅偷走了他的小提琴，还偷走了他那神奇不凡的音乐天赋，从而成为一个技艺精湛的小提琴演奏大师。

小说以一把绝妙神奇的斯特拉迪瓦里小提琴为线索，以女主人公特里阿娜的心理发展历程为中心，探讨了关于痛苦、悔恨、失落、赎罪、再生、生死等重大的人生问题，从一个别致独到的视角对这些问题做了一番哲学上的思考。特里阿娜一直活在过去的阴影中，她画地为牢，自掘坟墓，用不可理喻的悔恨、痛苦、负疚和深深的无能感编织了一个厚厚的套子，套子中的她无力挣扎，只有束手待毙。这都是近乎疯狂的迹象。她的亲妹妹卡特琳卡以为她该呆在疯人院里，其他人也用一种怪异的眼神来看她。文中她那支离破碎，毫不连贯的言谈举止看来也是匪夷所思。特里阿娜真的疯掉了吗？美国的《书页》杂志说：“在斯蒂芬出现之前特里阿娜就早已丧失了理智，我们对此坚信不移。然而，是不是因为女主人公心中那份坚强不屈、无所畏惧的精神才使她不妥协，不退却，为了赎回自己的罪过而不断地探索，追寻与挣扎？她那种疯狂的行为会不会就是这种精神的外在显露呢？”“特里阿娜骨子里是个情趣高雅，心灵高度敏感的女人——她有着非同寻常的生命力——年轻时就梦想着成为一个伟大的音乐家。”(Random House Audio Books, USA)是的，骨子里，特里阿娜异常地清醒，她比任何人都了

解自己,明白自己的处境。问题是,少年梦想的幻灭,对自己才能的怀疑,自己还没来得及好好地去爱那些亲人,他们就一个个离她而去,第一次婚姻的失败,小妹妹费伊的出走,卡尔死后,亲人们又对他留下的遗产虎视眈眈——这一切的一切把敏感多情的特里阿娜给摧垮了,打击了她的自信,从而让她失落了自己。她无法对自己做出正确的估价,无力弄清她自己和周围的亲人之间的关系,不能客观地界定她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不知如何来面对一直困扰她的生死问题。她不断挣扎、历尽辛酸去赎罪的过程就是寻回自信、重建自我,理顺自己与自己、自己与他人、自己与社会以及自己与自然的 relations 的过程。在小提琴声的呼唤下,她突然发现自己身上潜伏着一份以前不曾意识到的天赋:她对声音、对音乐、对和谐的旋律有着天生的直觉和感悟。虽然她为这份天赋付出了一定的代价,可她终于找回了自信,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经纬,重建了自我。特里阿娜年届不惑,却能以无上的勇气、信念和意志去经历、体悟斯蒂芬那惨不忍睹的过去,去追寻自己少年时的梦想,这份魄力与执着散发出一份极富魅力的光彩,照亮了女主人公那丰富的内心世界。特里阿娜的无畏与勇气的确具有“惊天地泣鬼神”的震撼力,斯蒂芬的鬼魂心悦诚服地放弃了对特里阿娜的折磨,自行消失。特里阿娜也由此得以新生。另一方面,特里阿娜坎坷的心理磨难历程也影射了工业社会对人们正常心灵的扭曲和摧残,关于卡尔财产问题上所发生的争执又反映了人与人之间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即使亲人之间也不例外。

运用大量的“意象”来展开情节,深化主题是作品构思中的一大特色。作者主要是运用“意识流”的形式来刻画主人公的心理状态,而主人公的心理意识又是通过一个个物化的“意象”表现出来的。“小提琴”是小说中最为重要的一个意象,它不仅帮着展开故事情节,而且牵引出女主人公特里阿娜一些重要的心理意识。女主人公是在琴声的呼唤与牵引下走出一个个心理误区,从而走出

一条富于价值和意义的人生之路。它代表着“困扰和恶梦”，文中几乎所有爱和恨的交织，种种的事端纠葛都源自于它。看见了它，斯蒂芬的鬼魂也就赫然在目。“小提琴之梦”的破灭极大地挫败了特里阿娜的自信心，成了她心中的隐痛。那一片汹涌澎湃，幻象迭生的“大海”也是其中颇具深意的一个“意象”。在特里阿娜眼里，大海中腾涌起的层层波浪幻化成一个个鬼魅般人影在跳舞。这里的大海有两层含义：一是暗喻坎坎坷坷的人生之路如大海般不可预测；二是即便是那片蔚蓝色的大海也浸染了特里阿娜那灰暗的心理色调，从而涌生出一个个骚扰她神志的鬼魂。“鬼魂”这一意象的重要性也不可忽视。它是那一件件不堪回首的往事，是时时刻刻在折磨着特里阿娜的恐惧、悔恨与无能之感。值得深思的是，那一个个游荡不定的鬼魂是不是特里阿娜的“另一个自我”(alter-ego)，因为找不到栖身之处才幻化成小提琴、大海和坟墓而飘荡不定呢？恰如特里阿娜那无法定位的灵魂？另外，“坟墓”这一意象的含义也颇值深究，它不仅代表着肉体的死亡，也预示着灵魂的再生。它形象生动地再现了特里阿娜由生的无望到死的渴求，再由死的厌倦到生的憧憬的心理历程。人生如梦，百年一瞬。“梦幻”这一意象的运用给作品披上了一层悲观虚无的色彩；可另一方面，正因为人生如梦般短暂易逝，已届不惑之年的特里阿娜才决定重新披挂上阵，来实现少年时的伟大梦想，赋予短暂的人生以无尽的意义。文中对“血”和“火”这两个意象的运用别开生面，耐人寻味。是熊熊大火吞噬了年轻的斯蒂芬，使他身怀绝技就英年早逝，流落成孤魂野鬼。“火”在这里象征着那股势压一切的毁灭力量，是斯蒂芬命定的劫数；而“血”，不管是受伤者的鲜血还是女人月经中的流血都是生命的象征，象征着那鲜活泼辣、生生不息的生命。从这个意义上说，斯蒂芬那卓然超群的音乐天赋没有随着肉身的消逝而泯灭，而是以一种更为强劲的气派复活在特里阿娜身上。生与死这对抽象深奥的矛盾因为“火”与“血”这两个意象的运用而简明

易懂、栩栩如生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小说故事情节跌宕起伏,引人入胜,充分展示了作者天才的想像与叙述才能。故事中的细节描写有声有色,宛然可掬,尤其是关于鬼魂斯蒂芬的那一段肖像描写,母亲饮酒时的醉态刻画,那个奇情壮彩、鬼魅般的梦境,那片涌动着舞蹈精灵的蔚蓝色大海,那一场场绝妙精湛的音乐会,那浓雾缭绕的热带雨林,那吞云吐雾、不断喷射出火舌的熊熊烈火以及卡尔死后,主人公躺在他身边的那一个个详尽的细节描述让你如见其人,如临其境。作者第一人称的叙述角度有利于展开细致、精确的心理描写,极大地增强了作品的感染力。作品的语言干脆利落,短小精悍,明白晓畅,极富表现力。另外,关于有些情节的背景知识,小说没有直接指出来,只是做了必要的暗示,例如,为什么特里阿娜那么坚信是她“谋杀”了自己的母亲和亲生女儿,为什么她最小的妹妹费伊消逝得无影无踪——这些作者都没有明确的交代,这就给读者留下了无尽的回味空间,但同时也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行文的流畅,使文中的某些段落变得晦涩难懂。

该小说由卢明君、朱军、白立平三人合译,合译有其难以避免的弊端,尤其表现在译文的风格上。这些不足之处在该译文中也自然有所流露。

谨谢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张柏然教授对该译文的指导。



## 第 一 章

卡尔死去的前一天他就来了。

那是傍晚时分，脏乎乎的城市一片沉寂，圣·查尔斯林阴大街上的车辆在一如既往地咆哮着，室外的石板路上堆满了一片又一片阔大的木兰叶。我已好久没出去清扫一下了。

我瞧见他沿着林阴大街向这边走来，快到我家的拐角时停了下来。他没有穿过第三大街，而是站在一家花店前，转身歪头瞅着我。

其时我正站在前窗的帘子后。家里有许多这样的长窗户，也有不少宽大敞阔的门廊。我就是那么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凝视着窗外的大街车辆人群，根本不为任何理由，似乎这一生我就爱这么无所事事地瞅着窗外。

有窗帘挡着，别人不易发现我。街道的拐角处乱成一片；窗帘的饰边虽有些破损了，可仍很密实，因为滚滚红尘总是被挡在窗帘的那边，就在你的四周飘荡浮沉。

没见他那时带什么小提琴，只见他肩头挂着个袋子。他也就是那样一动不动地立在那里，瞧着我家的房子。他掉转过头，不紧不慢地迈着步子往回走，如来时那般悠闲，那样子好像是他的散步已告一段落，现在要打道回府了。午后常有些闲人在大街上信步漫游，他仅仅是其中的一个而已。

他个头很高，面容憔悴，不过那份瘦削中自有种迷人的丰采。他留着一头长长的黑发，颇有点儿摇滚乐手的味道。他的头发乌

蓬蓬地乱成一团，遮住脸的那些乱发给梳理成两条小辫子贴在后脑勺上。记得我很喜欢他转身时两条辫子垂在肩上的样子。他身上那件黑色的旧大衣简直脏得怕人，好像他刚刚从灰堆里睡醒，这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记得这一切，是因为他那头闪着亮光的黑发，那中分的长发凌乱的样子，这一切都是那么地好看。

他目光深幽，即使他站在街道的拐角，和我隔了那么远的距离，我还是能看出这一点。那双眼睛深深地嵌在脸上，躲在两道弯眉之下，看上去一副神秘莫测的样子。除非真的靠近他，否则你无法察觉出那双眸中流露的柔情。他身材瘦长，不过很儒雅。

他就那样瞧着我，瞧着我那所房子，接着便迈着轻快匀称的脚步走掉了，我猜是这样的。但那时候我对鬼又知道多少呢？他们又是如何往返的呢？

卡尔死后两夜他又出现了。电话答录机仍躺在那儿，我没把卡尔的死讯通知任何人。

这两天完全属于我自己。

卡尔去了，我指的是他真的是彻底走掉了。血色慢慢从他身上褪去，直至最后一滴。他的双颊与四肢顿时煞白一片。最初的几个小时里，我兴奋不已，不停地和着莫扎特的音乐翩翩起舞。亲人死后，活着的人往往会有这种异常的反应。

莫扎特一直呵护着我的幸福和快乐，我称他为“小天才”。“天使合唱团的大师”指的也是莫扎特。但贝多芬却主宰着我那消沉的情绪。那种支离破碎的坎坷经历和挫折失败都操纵在他手里。

卡尔死后的五个小时，我换下床单，给他擦洗干净身子，把他的双手安放在身体两侧。那晚我不能再听莫扎特天使般的乐声。让天使般的音乐陪伴着卡尔吧，求您，他曾受了那么多的苦。卡尔经手编辑的那本书已接近尾声，但没完全结束。所有的纸张和图画还散乱在桌子上呢。由它吧。如此难以负荷的疼痛。

还是求助于我的贝多芬吧。

我平躺在楼下起居室的地板上，那是躲在角落里的一个房间，林阴大街上的光线透过前窗和两侧射进屋内。我弹奏着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乐曲中痛苦悲怆的一段从我指下流出，那是其中的第二乐章。莫扎特并不能使我逃离死亡的阴影，得到片刻的超脱。这是疼痛交织的时刻，贝多芬知道那是番怎样的滋味，《第九交响曲》的第二乐章也明白我的心情。

不管人世间有怎样的生生死死，无论何时，《第九交响曲》的第二乐章将一如既往地演奏下去。

小时候，我和别人一样，爱听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最后一个乐章。我们爱去听乐团合唱《欢乐颂》。我记不清有多少次去听合唱团唱歌——曾在这儿和维也纳听过，我远离这个城市的那些凄冷岁月里，也曾去圣·弗朗西斯科看过合唱团的表演。

但是在最近几年，甚至在遇到卡尔之前，真正属于我的是第二乐章。

听第二乐章就好像是在音乐中散步，让你觉得有人正在踩着音乐的节奏倔强地攀登高山，似乎意欲去报复什么。乐声就那样无休无止地流泻下去，流啊，流啊，好像固执的攀登者马不停蹄，永远要那样地走下去。接着节奏减缓，令人仿佛置身于维也纳那一片安静的森林中。心目中的城市赫然在目，攀登者顿时狂喜不已，他气喘吁吁地挥动双臂，旋着脚尖翩翩起舞。还有法国号在吹奏，号声总会让人想起丛林深谷和羊群，体悟出弥漫于丛林中的那份静谧与沉寂，领会到涌动在攀登者心中那无边无际的幸福。此刻，他正傲然挺立于那一片丛林之中。但接着……接着传来阵阵鼓点。攀登者再临高山，矢志不渝地阔步前行，前行。

只要你乐意，便可迎着这音乐翩翩起舞。像我这样，先扭腰，不停地前后摇摆，尽力跳得忘乎所以，使自己头晕目眩。让松散的头发来回飘飞。你还可握紧拳头，绕着房间快速转圈，并且一阵阵

地加紧脚步，如来势汹汹的战士那般勇往直前。如果可能的话，你还可在此疾步的过程中快速打旋儿。前前后后，来来回回使劲摇头，任长发飘上飘下，忽左忽右，飘成黑黑的一团遮住你的眼睛。任它再度飘开，天花板又出现在你的头顶。

这是一支不屈不挠的曲子。攀登者不会放弃，他会始终如一地攀登下去。向上，向上，再向上，这都无关紧要——任它丛林高树，那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至关重要的是你在前行……如果这时洋溢在你心中的只是那星星点点的幸福之感——那种连绵无尽甜蜜雀跃的快乐情怀——这份福乐之感充分宣泻在那不断挪动的脚步中。因为脚步一旦跨出，便无法停止下来。

惟有乐声停下来，一切才会戛然而止。

这便是第二乐章所蕴积的全部乐思。浸润在这股乐思中，我可以在地板上辗转反侧，再次俯身垂头击键，让音乐不受任何羁绊，无拘无束地流淌下去。贝多芬的曲子似乎在以那种宏伟壮观的气势向我们每个人保证，总有一天一切都会豁然开朗，生命值得活此一遭。

那天晚上，也就是卡尔死后的那天晚上，我不停地弹奏第二乐章，直到黎明破晓时分，直到阳光泻满整个房间，镶木地板在闪闪发光。镂空的窗帘中射进一束束光柱，天花板上的吊灯亮了长长的一夜，已黯淡成一抹柔滑的白色，使得整个天花板恰如一页光洁无字的新纸。

中午，我再次地倾听《第九交响曲》的全部乐章。我合上双眼。空洞洞的午后沉寂得很，只能听到窗外汽车的鸣笛声。一辆辆汽车永远无休无止地在圣·查尔斯大街奔驰，那阵势简直让一条条狭窄的胡同无以负荷。两旁曲线柔和的街灯，年代久远的橡树也显得有那么一点儿格格不入。甚至街上有轨电车那和谐悦耳的呼啸声，也淹没在一片异乎寻常雷鸣般的轰隆声中。丁丁当当。喀嚓喀嚓。我琢磨着，或许是谁在打网球，所以才弄出如此嘈杂的声

音。我活了大半辈子，除了片刻的时间，从未记得街上有过安静的时刻。

那天我默默地躺了一天，根本动弹不了。我什么事也干不成。天黑下来我才起身上楼。床单依旧那样干净但卡尔身子僵硬，我明白这个残酷的现实，他已毫无声息了。卡尔的脸上没有多大变化。为了让他闭上嘴，我曾在他脸上缠了几层干净的白布，是我自己给卡尔合上了眼睛。我在卡尔身边蜷缩了一夜，把手放在他冰凉的胸膛上。尽管如此，我仍找不回昔日的那份感觉，那时他的身子摸上去柔软如棉。

近黎明时分卡尔的身子再度变软，只是身体排便，床单给弄脏了，一阵污秽之气扑鼻而来。但我不想去辨别其中的味道。现在我可以毫不费劲地抬起他的胳膊。我又给他把身子擦洗了一遍。我像护士那样，换下死者床上的一切用品，把他滚到另一边的新床单上，然后再让他躺回来，把新床单给他在这一边掖好。

他浑身苍白，正在慢慢衰竭，但身体却再度柔韧起来。虽然他的皮肤正凹陷下去，五官也在走样变形，但那仍是他的五官，我的卡尔的五官。我仍能看得见他嘴唇上那一道道小小的裂缝，那和先前没什么不同，看得见阳光正照在那两道黯淡无光的眉梢上。

楼上面的房间是我们的就寝之处，卡尔选这个房间做卧室，是因为阳光很晚才能透过阁楼上那一扇扇的小窗子射进来。卡尔也是在这里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这所大房子是一个乡村农舍，由六根华丽的科林斯式的大柱子支撑着，四周环绕着黑色的铸铁栏杆。那真的只是一个农舍，屋内宽大敞阔得很，从曾经深陷幽暗的大阁楼中辟出一个个卧房。我很小的时候那仅仅是个阁楼，里面始终飘散着一股甜甜的气息，像是屋内的木头发出的。那是木制阁楼特有的气味。我的一个个小妹妹呱呱坠地后才有了那些卧室。

屋内西角的这个房间很招人喜爱。卡尔花了那么多钱进行装

修,事实证明他是对的。况且那对他来说也是轻而易举之事。

我从来也不知道他把钱存在哪里,也不晓得他到底有多少存款,更无从了解这笔款子将来会派上怎样的用场。我们结婚只不过几年,看来不宜过问他诸如钱财之类的事情。我年纪大了,不能再生孩子。可他却那么地宽宏大量,——只要我想要的东西,他一概都给予满足。他就是这样的人。

卡尔一直在专心研究有关圣塞巴斯蒂安的图画和评论。这位圣人控制了他全部的想像力。他本来希望在死前写完那本书,他几乎要如愿以偿,只剩下学术上的一些细枝末节的东西尚未弄好。我以后再去料理此事。

我要打电话给列夫看看他有什么好的建议。列夫是我的前夫。列夫会帮我的。列夫是个大学教授。

我在卡尔身边躺了很久。夜幕再度降临,我暗自思忖。瞧,他已死了两天,你这样做很可能是犯法的。

但即便是真的犯了法又有什么关系?他们能拿我怎样?他们知道他的死因,卡尔患的是艾滋病,已无药可救了。他们来了只会把事情搞得一团糟。他们会把卡尔的尸体拿去烧掉。

我想这也是我把他留在身边这么久的主要原因。在最后几个月连卡尔自己一直都非常谨慎,要人给他戴上面具和手套,可我才不怕病毒之类的东西呢。即使在他死后的那一片污秽浊气中,我还是穿着厚厚的天鹅绒睡袍躺在他身边。我的肌肤完整无损,盘踞在卡尔周围的病毒也奈何不了我。

我们的性生活仅限于彼此的肌肤相触,双手的来回抚摸,以及其它一切事后可以清洗的部位——从来也没冒犯禁忌,进行真正的性交。

我一直没感染上艾滋病毒。只是此刻,卡尔死后两天,我才想起我应该给他们打电话,我有义务让他们知道——只有脑中冒出这些念头时,我才知道我希望病毒也侵入我的体内。要不就是我

以为自己早已身患此病。

身康体泰时去憧憬死亡真是太简单了。沉湎于死亡的阴影里欲罢不能也没什么大不了。我这一辈子始终迷恋着死亡。我曾目睹过那些死心塌地要死的人真正面临死亡时那一副完全崩溃的惨状。他们叫着闹着喊救命,那情势好像死亡所代表的一切,那黑色的面纱,洁白的百合,燃烧的蜡烛气息,以及死后那种富丽堂皇的许诺,一瞬间都碎成了毫无意义的泡沫。

我心里明白这一点。可我却一门心思想死。这是我能够继续活下去的借口。

又见黄昏。我透过小小的窗户向外望了一会儿。那时大街上华灯初上,花店的灯光也次第亮了起来,正是打烊时分。

我的目光落到窗外的石板路上,那里的木兰落叶打着卷儿硬挺挺地堆得更厚了,篱笆边缘那些破砖的惨状也尽收眼底,人们走到那里总要摔跤,我应该收拾一下了。街上的汽车呼啸而过,给那些老橡树披挂了一身的尘土。

我心里想,算了,向他吻别吧。你知道即将来临的是什么。他的身体在变软,屋内飘荡着一股难闻的气味。但那股腐烂味肯定不是从他身上散发出的,与他毫无关系。

我弯下腰,亲吻着他的双唇。我亲吻着他,亲吻着他,亲吻着——这个仅陪我度过短短几个春秋,那么快就衰弱枯萎下去的人生伴侣。虽然那时我很想躺回到床上去,可我还是不断地亲吻着他。我下楼打开袋子啃着白色的面包片,喝着地板上大桶内热乎乎的食用苏打水。我就那么漠然地吃着喝着,好像一门心思认定,自己只有痛苦的份儿。

音乐。我可以再试着听一次。在他们来大叫大嚷之前,趁现在他母亲还没从伦敦打过电话来,哽哽咽咽地叫着:“感谢上帝,孩子总算出生了。他会一直等下去,等到他的外甥呱呱坠地才会闭眼。”让我一个人再呆那么一个黄昏,只有我一个人来静静地听我

的唱片。

我知道他母亲在电话上肯定会讲那些话。我思量着，不错，他是一直在等着姐姐给他生个外甥，可没等母亲回家便咽了气。这个事实会使他母亲受不了，她会不停地大呼小叫，直到把我搞得精疲力尽。你应该守在谁的床边，是你在伦敦生孩子的女儿，还是你那奄奄一息的儿子？

房子里乱七八糟，到处都堆着垃圾。

哦，我得到了那么多特权。其实，在卡尔的最后那些日子里，护士并不想呆在他身边。这儿到处有圣人，他们一直和行将就木的人呆到弥留之际。但是卡尔临终时我始终守在身边，我们不需要什么圣人。

每天奥尔西娅和拉库姆都按时来敲门。但迎接他们的始终是贴在门上的那张条子：一切皆安，有事请留言。

所以屋内满是垃圾，甜饼碎屑，空罐头瓶和灰尘，甚至还有飘零的落叶。好像哪里的窗户没关好，或许是我们从未用过的那间正式卧房的窗户在开着，否则风不会把落叶吹到屋内那橘黄色的地毯上。

我走进前厅，躺下。我伸手去触摸键盘，想再次弹起第二乐章。我只想要贝多芬来陪伴我，让他来主宰我的痛苦。可是我却力不从心。

就是来一点“小天才”莫扎特的音乐也好。随着一阵爽朗的笑声，唧唧喳喳的天使在一片清明的天光中展翅而去，给人一种安全可靠的感觉。我想要……可我就是动弹不了……一连数小时我就那么一动不动地躺着。我脑际间传来了莫扎特的乐声，我听得 out 那是他的小提琴声在奔泻。只有小提琴一直伴着我。世界万物中我最爱小提琴。

贝多芬的乐声也时而响在我耳边，那是很久以前我曾背过的一支小提琴协奏曲，在贝多芬的所有协奏曲中，只有这一支表达了



较为强烈的幸福之感，而且其中的小提琴独奏曲旋律顺畅平滑。但是我和死去的卡尔躺在楼上时，没听到房子里响过什么音乐。地板摸上去冰凉一片。时值春季，天气乍暖还寒，有时热得要命，有时又冷得刺骨。我暗自思忖，不错，气温正在下降，这样卡尔的尸体便不至于腐烂，不是吗？

有人在敲门。他们转身走掉了。窗外的交通涌至高峰。接着便是一片沉寂。电话在诉说一个又一个的谎言。丁零，丁零，丁零零。

接着我便沉入梦乡，恐怕这还是第一次。

我做了一个最美的梦。

## 第 二 章

我梦见灿烂的阳光泻在一片大海上，我以前从来都不知道还有这样的一片大海。恰如怀基基滩和沿圣·弗朗西斯科南部洋面的那一带海域，梦中的这片大海也在陆地的环抱中颠簸着。远远地我能瞧见大地正伸出它的左右臂，不顾一切地去拥抱那片海水。

即使太阳如此地浩大与纯净，大海还是幽幽地闪着一副狰狞的面孔。梦中我看不见太阳的影子，只见它的光线在浮动。巨大的波浪翻腾而来，打着漩涡儿，绿莹莹地一闪之后便碎裂开来。每一个碎开的波浪都在跳舞——在跳舞——我从来都没目睹过那样的一种舞姿。

前一阵大浪花消逝之际，马上就会升腾起一个空洞硕大的泡沫。这个泡沫又会碎裂成一排排混乱无序的浪尖，一次大浪能派